



追憶



I 2875

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追 枪

姜 惠 龙



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南昌

追枪
姜惠龙

出版：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发行：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印刷公司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3.125印张 60,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26,000

书 号：10428.16

定 价：0.60元

内 容 介 绍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某市发生一起持枪凶杀案。此案正好联系上了在此之前发生的几起窃枪案件。

市公安局侦察科长焦世雄根据市局的布置，带领助手刘小锐，采取先“追枪”，后查捕凶犯的“包抄”战术，几经曲折艰苦，追回了窃失的枪支，又根据持枪凶杀犯的蛛丝马迹，再经过一番曲折的侦察，终于把持枪凶杀犯抓获归案。

故事情节曲折，变化急剧，充分表现了我公安战士的大智大勇，成功塑造了我公安战士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舍生忘死的英勇形象。

目 录

一	五月二十八日发生的事.....	(1)
二	项家山二十七号.....	(3)
三	第一次案情汇报分析会.....	(7)
四	跑上门来的投案者.....	(12)
五	杀人犯是刘球子.....	(15)
六	刘球子畏罪逃匿.....	(18)
七	追捕刘球子.....	(21)
八	焦世雄的判断与推理.....	(25)
九	三二一的报告.....	(29)
十	包抄部队急不得.....	(34)
十一	在郑德昆家里.....	(38)
十二	焦世雄钻纸篓.....	(41)
十三	蛇自己钻出来了.....	(47)
十四	投入新的追捕.....	(57)
十五	单枪匹马初上阵.....	(62)
十六	扑了一场空.....	(66)
十七	在橡胶二厂.....	(70)
十八	异军突起.....	(76)
十九	布下天罗地网.....	(79)
二十	激战前夜.....	(90)
二十一	终于逮住了罪犯.....	(93)

一、五月二十八日发生的事

我从体校摩托车队调到市公安局的第三天，第一次在科里单独值班，就接到东湖派出所打来一个电话，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在他们所管辖的玉民路项家山二十七号，发生一起持枪凶杀案，被害者已死，凶手潜逃，所长已经带人到现场去了，请市局立即派人前去处理。

头次值班，就碰上这样重要的案情，我可真有点慌神了。立即拿着匆促写好的案情报告记录，跑到隔壁房间，把情况报告给了侦察科长、老侦察员焦世雄。

他接过案情报告记录，边看边问我：“什么时候收到的？”

我回答说：“九点五十九分收完的。”

焦世雄把案情记录簿按着放在有电话机的桌子上，抽出自来水笔，望望墙上挂着的日历，然后在案情记录下面写上：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九分。

他拨通局长的电话，报告了案情之后，从听筒里传来周长军局长沉着而粗犷的声音：“你带人立即到现场去，我随后就到。身边没有人吧？嗯，可以带你那个新助手去。”

焦世雄放下听筒，对着隔壁房间喊道：“刘秀华，你

过来给代一下班，我要和小锐到项家山二十七号去，那里发生了解放后全市第一个持枪凶杀案。”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一边向腰间扎他的左轮手枪，一边望着跑过来站在他面前，梳着双辫，惊奇得睁大眼睛的刘秀华说：“有情况随时报告。”说着便腾腾地跑下楼去。

等我拿上挂包和照相机跟下楼来，他人已经跳上了摩托车。我飞身一跳，骑到车的后座上。摩托车带着叭叭吼声，象一支离弦的箭，射出市局大门，把头一扭钻进侧面的豆芽巷，风驰电掣般地向出事现场奔去。

二、项家山二十七号

项家山二十七号是在玉民小学背后一条巷子头上，一栋半砖半木板的平房，东北和西南角上，各有一扇敞开着可从外面挂锁的木门，沿着这两个木门，有一条人行道，各伸向巷子深处：一头进入市区；另一头又分两路，一路斜着进街，一路可上对面的小学，从小学出去，是赣江大堤，堤内房屋鳞次栉比，堤外是滔滔赣江流水。这座砖木相交的平房的座落，可真谓四通八达。这时，通向各处的路口已经被封锁起来。很多行人到此伫立，翘首而望。我虽然没有照相任务，还是掏出照相机，跑到对面一个高土堆上，“卡叉”“卡叉”连着拍了几个现场外景镜头。我还没走下土堆，周局长和方处长坐着勘查车，带着痕检、法医和侦察员，还有警犬员，牵着一只深黄色的警犬，赶到了现场。

焦世雄见局长到了，和派出所长快步迎了上去。我也在后面跟着走进了被害者屋内。

平房内是隔开的三小间，外面通着的是厨房，后边两间住着被害者两兄弟，两屋均可进入厨房，厨房两头又可以从外面两扇门出进。靠西头的是死者之弟居住。他年纪二十一、二岁，眼睛哭得红肿。见我们进去，时而望着我

们，时而对着屋内敞开的箱子和半开着的抽屉，叙述着发生的事情。我们听了他的简单叙述，从他身边又走进被杀害者住的房间。屋内靠南墙摆着一张双人床，上面铺着一床粉红色带花的床单，刚洗过不久，还用米汤浆洗过，只是床头下部有一块地方揉皱了，好象用它擦过东西；一个二尺八寸的帆布箱子放在床中间边上，敞开着；靠墙北面放着一个五斗橱，一张书桌，橱子上面放着一把菜刀，橱门敞着，桌子的抽屉半开着；靠西墙是一个大衣橱，门也是大敞着。从衣橱和箱子里翻出的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被害者的尸体头朝西，脚朝东，斜仰卧在床脚下。被害者的爱人，看上去有二十六、七岁，剪着短发，身着工装，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坐在死者身边的地上，哭诉着，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捉拿凶手，为其丈夫雪恨伸冤。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问工作，一直到中午才结束。因为我是作为焦世雄的助手参加的，在工作进行中间，根据大家的勘查和议论，作了下述笔录：

一、被害者名叫万顺发，确实已死。致死原因，是被五四式手枪近距离开枪击中，枪弹是从前胸左肋处打进，从后背右上肩头出去。法医推论是，枪击要害部位，子弹穿过心房，很快毙命。他说：“从死者倒地位置和没有大的挣扎象征看，这种推断是不会错的。”

二、失窃人民币一百六十四元，粮票六十八斤，存折一个，内存款三百四十元，还有从被害者手腕上取走庐山牌手表一块，戴走帽子一顶。



三、取到的证据有：从靠双人床的墙上取出枪击死者五四式手枪子弹头一颗；从墙脚边拾到弹壳一颗；从地上拾到死者和凶手撕打时扯下来的有机玻璃纽扣一枚；从五斗橱中间抽屉内取下一枚残缺指纹。

这是当时现场勘查取到的证据。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周长军局长咬咬牙说：“看来，作案者不是个雏。”

焦世雄说：“是个很凶残而狡猾的犯罪分子。”

方处长说：“要抓紧继续进行现场调查。”

几个人说着，走出被害者的房间。这时，警犬员小戴也带着警犬追踪后回来，站在周局长面前报告说：

“警犬寻踪到大堤，就失掉了犯罪者的踪迹。看来，犯罪者不是过堤被江下早已准备好的船接走，就是爬上过路汽车逃跑了。现在警犬无法继续寻踪。”

周局长听着小戴的汇报，眼睛凝视着远处的天空，沉思一刻说：

“小戴，你可以带警犬随勘查车先回去。”又回头对着我和焦世雄说：“小焦，你和小锐留下继续作更深入的现场访问，要尽力搞清楚犯罪分子的外貌特征，还要查清犯罪分子逃跑路线。这些也许得不到，也可能得到我们想得到、而目前没得到的东西。总之，你俩要尽力细致搜寻一切可能搜寻到的东西。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只潜回洞的毒蛇，拽着尾巴拉出来！”

三、第一次案情汇报分析会

周局长和其他勘查人员走后，焦世雄带着我，对附近的居民和小学进行了现场访问，然后又顺着赣江大堤追踪查访，赶回局里，已是晚上七点四十分钟了。刚一进大门，值班员老王就拦着说：“焦科长，老局长说八点钟在三楼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让你俩一回来就赶去。”

当我们走进会议室，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周局长坐在长条桌的中间，左面是李副局长，右面是方处长，各分局长、各科长、侦察员、化验员、法医、痕检员，有的坐在桌子四周，有的坐在稍远的藤椅上。电灯把屋内照得如同白昼。周局长看见我们就高声喊道：“就少你们两位了。快到这边坐！”

周局长正准备宣布开会，他面前桌子上的电话机响了，他拿起听筒“啊！啊，……嗯！嗯！”几声，然后对着话筒说：“对，这是少有的大案，可能和被窃枪枝有关！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要追下去，组织力量迅速破案，并把失去的枪支全追回来！”他放下听筒坐正位子说：

“现在开会，抓紧汇报，谁先来？嗯，取痕和痕检的汇报吧？”

痕检化验负责人是位二十多岁的女将，长脸型，大眼

睛，齐肩的长发烫着云彩卷。她摆动一下发亮的乌发说：“从痕检看，我们取到的印痕是犯罪分子的右手食指。从指纹情况看，此人年纪不大，纹印细嫩，没有参加过什么过重的和长期的赤手劳动。从今年全市发生破门扭锁盗窃案取下的一百八十四枚指纹看，没有一个能和这个犯罪分子指纹对上的。”

“再往前查三年，”老局长举起来的手伸出三个指头，又侧身问：“纽扣情况查得怎样？”

“目前市上行銷的有机玻璃纽扣共有一百零七种，均没发现从犯罪分子身上扭下来的那种纽扣。”二十七岁的侦察科刘副科长汇报说：“目前市场上没这种纽扣出售了。这是常州市一九七六年春天的产品，我们市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购进了一批，数量很少，很快销售完了。我准备再到一些偏僻小店和小商小贩处去继续查一查。”

周局长又接着问道：“那块表可有下落？”

屋内的人谁也没有回答。

周局长笑着说：“这还是个谜，看来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未知数。那就还是来说说子弹和枪支验痕的情况吧。”他扬头示意第一个汇报的那个女同志：“王晓兰同志，还是你继续谈吧。”

“从弹头出膛检验情况看，子弹是从五四手枪中打出的。这支枪还比较新，真正实用射击不到一百粒，甚至五十粒也不到。”

“好。老方，”周局长对身边的方处长说：“你把丢

失那三支五四式手枪的情况说说。”

方处长的眼睛向屋内在座的人扫了一圈说：“第一支是，花子巷派出所郑德昆的。他家住青云庵二十号居民宿舍，去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被人从家中挂衣橱内把五四手枪窃走，还带有十粒子弹，现在没下落。第二支枪是，南山公社武装部杨国安部长的。他将自己佩戴的一支五四手枪和子弹放在九斗桌的一个抽屉内，也不翼而飞，至今不知去向。第三支枪是，1034仓库主任任宝坤的，他的床头柜被人撬开，窃去五四手枪一支，子弹十粒。现在看来，有的枪已经明显参加社会作案。近半年发生的几起持枪抢劫和威胁侮辱妇女案件，都是和这些失窃的枪支有关，不过因为作案都发生在夜间，手枪型号和枪支的新旧还很难断定，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看，究竟是哪支枪所为很难说。”

“不论是哪支枪所为，枪散失在社会上，总不是好事。我们要破获今天发生的案，由此及彼，把网张大一点，争取把那几支被盗的枪也带出来！这半年来，有这些枪支失落在外，真是叫我们睡觉都不安神哪，因为他们手中有枪，随时都会给人民和来往国际友人的生命安全，包括我们公安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老局长说到这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着，狠狠吸了一口，又对焦世雄说：“世雄，你说说！”

焦世雄猛吸了一口烟，把余下的烟蒂狠狠按在身旁的烟灰缸里，站起身开始作详细汇报，先汇报了被害人的简要情况，死者万顺发，二十七岁，身高一米七八，一九七

八年前在外地一个火电厂当外线工人，是个大力士，扛水泥杆，别人两人扛一头，他一个人就行，劳动也是把好手，后调回本市来了。因为他有一把子力气，又有一点技术，邻舍请他帮工，有求不拒，人缘不错。他还有个弟弟，今年二十。他爱人在一个工厂当女工，去年生了个男孩。接着又把犯罪分子的情况作了介绍，他说：“根据项家山二十七号现场勘察和访问结果看：犯罪分子不是一个新手，也不是第一次作案。象老局长分析的一样，作案者‘不是一个雏’，是个潜心钻研过盗窃手段，学过很多隐赃掩迹的狡猾分子。这从下列情况可以看出来：第一，他选择不为人注意的一般住户作案。而且作案时间是在上午九点钟，这是一天里每家在家的人最少的时候，便于行窃；第二，作案地点四通八达，便于逃跑；第三，逃跑时用床单一角抹去菜刀把上的指纹，还取去死者帽子戴在头上，以遮掩自己相貌。因此，在对门菜园中的老人和邻家给孩子喂奶的妇女，也只能得出他人身高五尺余，上穿中山装，下着工人裤，行动敏捷，年纪有二十四、五岁，其他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第四，犯罪分子从学校院中跳出，失落了被害者的帽子，他没有再想拾回，因为他已经逃离了现场。在跑到大堤脚下之后，他没有惊慌地顺堤潜逃，而是从那里转乘一种交通工具逃掉了。从这个犯罪分子作案的一系列行为来看，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一个有着熟练盗窃经验，非常狡猾而又狠毒的家伙。不过，一个犯罪分子，不论其怎么样奸诈、狡猾、狠毒，作案的方法

多么巧妙，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的。他的作案总是要留下痕迹和行踪的。他可以乔装掩人，但是，还是有人看到他逃出去了；他可以用被单擦掉菜刀柄上的手纹，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在开着的五斗橱里边的抽屉内留下了半个指纹。”接着他把那些零星的证据，现场人的口述，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历史情况的了解，等等连起来，在与会者面前勾画出了一幅作案者的行凶图和逃跑连续画，从而得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分析。最后说：“综上所述，我认为要组织各方面力量，采取各种侦破手段，分头行动，查枪，查人，抓紧侦破。这样一是可以迅速破案；二是可以达到把失去的枪拖出来。是不是这样？请领导和在座的同志考虑。”焦世雄坐下来，轻轻吁了一口气，掏出一支烟点着，又狠狠地吸了起来。

整个案件从报案到现场勘察、访问，每个细节我都参加了，我的结论是，作案人跑了，证据也只是那么一点点，警犬追踪也失了灵，这个案子可就成了无头案了。而我们的焦科长却和我完全不一样。这不由得使我对他的钦佩更是从心内钦佩起来。难怪那些盗窃犯一听他去年从农场又调回市局会感到惊恐和恼怒。我一直望着他，不知怎么赞赏他，直到老局长走过来按着焦世雄肩头说“小焦”二字，我才急忙离开座位站到一边望着局长，听他继续说：

“~~查~~这个犯罪分子其他情况的搜集整理，都另有~~安排~~，给你的任务是，带上个助手，把丢失的那三支五四手枪给我~~追出来~~，助手还是小锐，怎么样？”

四、跑上门来的投案者

原来我头脑里是一盆浆子，经焦世雄一说，提高了对侦破这个案件的信心。心想，要是我和焦科长一起去侦破，一定可以很快把杀人凶手捉拿归案。可是老局长偏偏不让我们去追捕杀人凶手，反而去追枪。我真有点想不通了。世界上那有这样不通情理的局长，不用有本事、有影响的侦察老手去追捕杀人凶手，却舍本求末地去追枪，真是个奇怪的逻辑。因此，一结束案情分析会走出办公室，我就对焦世雄说：“老局长为什么要让你和我去追枪？真想不通。”

焦世雄哈哈笑了，挽着我的肩头说：“以后你会想通的！不要噘嘴，走！到我家去吃点东西，还得连夜行动呢！”

我俩走出局的大门。

农历二十的月亮已经升上中天，月光从高空楼阁的间隙洒下来，渗和在清白色的路灯灯光里，把街道照得清晃晃的象水洗过一样。微风吹动法国梧桐飒飒作响。夜，呈现着一天少有的宁静。焦世雄和我一前一后，蹬着自行车，从宽阔环城的大道，穿进一条小巷子，便来到了他家。

焦世雄家住的是三间房，中堂会客和吃饭，两厢一面是他和爱人的卧室，一面是他妈妈带着孙子、孙女居住。